

文藝創化志業

攷驗

劇話幕四

作創體集組作創院學藝文學大原中
筆執等午正柳 謨盛盧 崑高 光峯索



編院學藝文學大原中
行刊司公誌雜海上

文藝化劇研究
驗 考

劇 話 幕 四

院學藝文學大原中
作創體集組作創

• 司公誌雜海上 •
1951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一年二月第一版
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二版

上海印3001—6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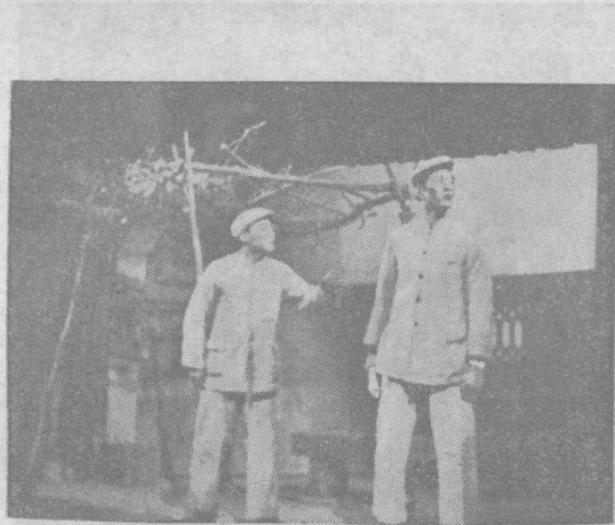
考 驗

•文藝創作叢書•

著者 中原大學文藝學院
編輯者 中原大學文藝學院
發行者 上海雜誌公司
印刷者 春明印書館
上海寧波路 655 號
漢口交通路 38 號
長沙府正街 48 號



舞台照：第一幕



舞台照：第三幕

编：曹禺



舞台照：第四幕



舞台照：第四幕

文藝創作叢書序

一、中原大學文藝學院一年來對文藝創作給了相當大的鼓勵，並收到了一定的成績，前後共出版了十幾本劇作、小說、詩和大鼓；未出版的帶有時間性，但富有戰鬥性的短小作品則不下百餘篇，包括快板劇、活報劇、秧歌、花鼓調等形式（以上指文學創作。歌曲、美術創作不在內）。這些作品大都由本院文工團在街頭、工廠、學校中演唱過，有力的配合了一年來的各種運動。

爲了開展創作，並且在中南地區生根開花，我們執行了中南第一次文工會議的方針，有計劃的組織了一部份同志下廠，大部份同志下鄉參加了土改、減租反霸等工作。下廠下鄉回來後，進行了全面總結，然後，在總結的基礎上，開展創作。一般說，下廠下鄉的成績是好的，經過羣衆運動的鍛鍊，作品在思想性與藝術性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。

爲了使創作不停留在一般『突擊運動』的水平上，就必須給搞創作的同志們，以更多的機會學習政策、與文藝理論，更深入的體驗生活，在各方面提高自己；因此，本院自十月份起正式建立了創作室的機構——這是一個寫作的機構，同時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構；有了這樣一個組織，全院的創作運動，就可以更有計劃更有領導的展開，作品水平就具有了提高的條件，陸續將較好的作品，編輯成叢書的時機就成熟了。

二、我們搞創作的同志，大部份是初學寫作的，人數也很少，與中南地區的羣衆運動聯繫不夠，尤其不熟悉爲本區羣衆所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，對政策，文藝理論的研究，還有待深入；因此，我們的創作將是一個逐漸提高的過程。爲了補救我們在各方面的不足，我們運用了：

(甲)集體創作的方法：『考驗』就是一個集體創作，是創作室的前身——創作組全體同學集體創作的。他們集中了二十多個人的下鄉經驗，經過反覆的討論和爭辯，創作了幾個不同的知識份子的典型，這是一個寫作方法，大大的提高了他們的寫作能力，創作過程同時也是學習過程，這是一個成功的經驗，必須經常的運用

和發揮。

(乙) 討論作品的方法：這也帶着集體性。個人創作的時候，把自己要創作的主題思想提綱，以及主要人物，和大家廣泛的交換意見；脫稿之後，交小組討論，然後根據大家的意見進行修改。經驗證明：這樣的討論一篇作品，對作者與參加討論的同志都有很大的教育，可以修改作品中的錯誤或不足的地方。

(丙) 作品朗誦會的方法：有些作品寫出後，不一定能即時發表或出版，爲了互相觀摩互相啓發，我們不定時的開作品朗誦會，挑選一些較好的或主題思想深刻有意義的作品，朗誦一下，這對創作運動起很大的推動作用。

當然，重要的問題在於深入生活，在深入生活中不斷的克服創作上的經驗主義、自然主義與形式主義，從而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，與較高的藝術性，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。這一叢書的出版，將成爲我們逐步提高的開始。

編者一九五〇，十一，三十，武昌。

上海雜誌公司出版

· 話劇 ·

劈火結考愛他棄礦模糧鑰匙在誰的手裏教對劉桂蘭捉漢奸	金區合驗者國來了明的主人農家食藥	[三幕劇][五幕劇][三幕劇][四幕劇][四幕劇][獨幕劇集][獨幕劇集][獨幕劇集][獨幕劇集]	程雲默王戎中大文藝學院宋之莎瑛海默駱文·海默胡奇洛汀余曉陳戈崔嵬藍澄等	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
區	驗	[三幕劇]	程雲	著
合	驗	[四幕劇]	王戎	著
考	驗	[四幕劇]	中大文藝學院	
愛	者	[三幕劇]	宋之	著
他	國	[四幕劇]	莎	著
棄	同	[獨幕劇集]	瑛	著
礦	來	[獨幕劇集]	海	著
模	了	[獨幕劇集]	默	著
糧	暗	[獨幕劇集]	駱文·海	著
範	投	[獨幕劇集]	默	著
山	明	[獨幕劇集]	奇	著
的	的	[獨幕劇集]	洛	著
主	主	[獨幕劇集]	汀	著
人	人	[獨幕劇集]	余	著
農	家	[獨幕劇集]	曉	著
家	食	[獨幕劇集]	陳	著
		[獨幕劇集]	戈	著
		[獨幕劇集]	崔嵬	著
		[獨幕劇集]	藍澄	著

時間 一九五〇年，四月下旬。

地點 河南遂平縣××鄉。

人物 趙明：男，卅二歲，工作組組長。

蔡彬：男，廿三歲，工作員。

王克剛：男，廿一歲，工作員。

魏成章：男，廿一歲，工作員。

徐敏：女，十九歲，工作員。

老張：男，三十歲，區幹部。

老田：男，四十二歲，鄉農會主席。

馬大嬸：女，五十歲，婦女委員。

小寶：男，九歲，馬大嬸之孫。

杜二興：男，三十七歲，佃戶。

杜二嬸：女，三十五歲，杜妻。

張長庚：男，四十一歲，佃戶。

張長庚：男，四十一歲，佃戶。

劉順喜：男，三十八歲，佃戶。

黃書讓：男，四十五歲，地主，外號黃鼠狼。

黃兆坤：男，三十一歲，農會委員。

民兵若干人。

農民羣衆若干人。

第一幕

時間 土改工作組下鄉不久的一天下午。

佈景 工作組住室。

郭啓 屋裏擺着兩三張床，一個方桌，幾條凳子和茶几。牆壁上好幾處脫泥了，有的地方歪歪斜斜寫着：『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』，『地主是大壞蛋』。從後邊窗戶口望去，看見外邊的石榴樹和牆頭。

台上沒人，蔡彬、王克剛很快從外邊走進，兩人爭執問題很久，情緒都有些激動。

蔡彬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見，我們下鄉這幾天了，天天東跑西跑的，去各村調查情況，到現在有什麼結果呢？

王克剛 老蔡，趙明同志臨到區上去的時候說：現在的工作就是先瞭解春荒情況，熟悉羣衆。你能說還不正確？

蔡

我認爲問題根本不在這裏，我們下鄉的目的是領導羣衆進行土改。就按目前說吧，由於春荒，需要向地主鬥糧，那我們就該先擬定一套工作計劃呀！（不滿的）可是趙明同志什麼事總是和老張商量，先徵求他的意見。

王

（摸不着頭腦的）怎麼？你認爲趙明同志那樣尊重地方幹部的領導不好嗎？
蔡
不能說完全不好，不過，我覺得像老張這樣農民出身的地方幹部，渾身土里土氣。也許你又說我是教條主義，不過理論總是行動的指南，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，他讀過多少？理論修養自然很差，我們怎麼能跟着他盲目的幹下去？我認為，我們應該拿出一套辦法來！

王

（不滿的）老蔡，你這種看法完全錯誤，老張同志從反霸減租到現在一年多，一直在這工作，各村的老鄉們，那個不說老張同志好？人家在羣衆裏頭生下了根了，他那麼多的鬥爭經驗，難道不值得我們好好的學習？

蔡

憑一點經驗有什麼用處？目前春荒很嚴重，我們就沒想開展一個全面性、大規模的鬥爭運動，羣衆始終動不起來，這是因爲什麼？

王

（急）誰說羣衆沒動起來？我接近很多老鄉們都說，紮緊腰帶也得向老財鬥糧

食，今天開農代會不也在商量鬥糧辦法？（思想起）對，我到農會看看。（轉身到門口碰魏成章上）老魏，你怎麼才回來？

魏成章（含糊其詞）我……我從村上回來，拐到郵政代辦所看了一下。

【王克剛看看他，本想問他什麼話，想想不語，很快下去。魏成章若無其事，疲倦的躺在床上。】

蔡（拿洗臉盆）老魏，你路過廚房門口，見缸裏有水嗎？

魏大概還剩下一點。（有意見）老蔡，今天不是輪你擔水嗎？

蔡（不耐煩的把盆放下）沒想到下鄉還得做這些事！打水、燒鍋、做飯，簡直活活浪費時間和精力！

魏鍛鍊勞動觀念嘛！老蔡，怎麼樣？生活慣了吧？

蔡不慣又怎麼樣？你想，我過去一直在南方唸書，吃的是純大米，到這呢？吃的盡小米麵饅頭，大葱大蒜一股怪味，真難嚥下去！再這樣過兩個月，我不敢想像我的體重要減輕多少磅。

魏老蔡，這叫爲人民服務呢！不吃苦能行？組織上既然決定下鄉參加土改，大概

對我們有好處的。『既來之則安之』，有什麼辦法？

蔡

談到真正爲人民作些事情，也必須有起碼的物質條件，才能提高工作效率。（指屋子四週及桌上小油燈）你看晚上幾個人就用一個小油燈，覺也睡不好，像這樣的生活環境，還談到怎樣去工作？（拿臉盆下）

魏

（坐起來）唉！還談什麼工作！（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）怎麼，家信來的這樣快？真叫人心煩！（唸信）『……鄉中正發動搜查存糧，我家佃戶多人，也隨從附和，向我勒索，父被逼有病。吾兒身爲革命幹部，此時如能返家一行，有所照顧。否則父半百之身，長此以往，將一病不起，吾兒稍念二老撫育之情，自不忍置之不顧也。』（焦急）家裏到底怎麼樣？回家一趟？不行，對趙明同志說？現在不能！（苦惱的得不出答案，轉對現實憎恨）門糧食！到處都在門糧食！真奇怪，有春荒政府不救濟，叫門爭地主！這年頭，誰家還有多餘糧食。門吧！看你們能不能鬥得出來！

蔡

（端水上，沒聽清楚）老魏，你在說什麼不能鬥得出來？

魏

（把信忙裝進口袋，極力掩飾）老蔡，我想，你說，老百姓能不能把地主的糧

食門出來？

蔡 （到床頭，靠窗口拿毛巾）我認為，（突然外邊槍響，驚恐的）老魏！快！快

幫我把床抬一下。

魏 （故意的）為什麼？老蔡，那不是你自個挑的好位置嗎？

蔡 （急）別多說了，你沒聽外邊在打槍？

魏 那有什麼關係？

蔡 萬一再飛進來一個槍彈，碰上了，太不值得。

魏 老蔡，沒想到你膽子這麼小。這是鄉下常用的土槍，打野兔子、鴿子用的。

蔡 （鬆口氣，擦眼鏡）的確傷腦筋，這次下鄉，我滿想着，這個偉大的農村社會改革運動，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；誰知道下來碰上春荒，到處是飢餓混亂，和老百姓談不上三句話，就叫苦叫窮的叫人心煩！可是階級鬥爭在那？連一個像樣的鬥爭會都沒見過。（洗臉）

魏 對！老蔡，我有同樣感覺，他們整天嚷着鬥糧，幾天了沒弄出來一點。事實上地主經過反霸、雙減，那裏還會有糧食？地主早已鬥倒了，還有什麼可鬥？除

非硬在製造鬥爭。

不過，我認爲鬥糧也是很尖銳的階級鬥爭，必須依靠堅強的組織領導，像老張他懂得什麼？農民呢？連代表會都開不好，發言沒頭緒，沒一點理論根據，羣衆的政治覺悟、文化水平都很低，這樣怎麼會談得上鬥爭呢？

魏 主要的問題是無糧可鬥。你沒看見？地主和老百姓一樣沒啥吃，家裏都很苦。說實在話，對這種鬥爭我是沒什麼興趣，也就沒信心。

蔡 在鬥糧上，我不能滿意老張那種對地主窮逼硬鬥，一味鎮壓的辦法。我認爲要使鬥爭果實大，就得去依據政策訂一個詳密的計劃。

魏 對！老蔡，這就難怪有些人說：『共產黨政策好，問題就出在幹部身上呢！』（忙轉話題）可是，王克剛就不這麼想，他總認爲老張有辦法。

蔡 （冷冷地）老王，他能發現什麼問題？

魏 （有意打擊）就那他很自負自己是農民出身，熟悉農村生活，在村裏東聊西坐坐，忙着發動羣衆鬥糧，瞭解情況。可是好幾天也沒搞出什麼名堂。

蔡 老王不是瞧不起他，他根本不懂得什麼鬥爭策略，就憑自己一股熱情整天東